

欣赏 西方哲理精译文从

12

〔法〕 帕斯卡尔 / 著
李 斯 / 译



思想录

论思维方式与文体
人没有上帝的悲哀
论赌注的必要性
论信仰的方式
正义与结果的理由
道德与教理
永恒
象征
预言
耶稣基督的证明
奇迹

LES PENSÉES
Blaise Pascal

北京出版社

90143263

欣赏 西方哲理精译文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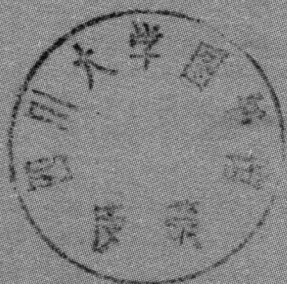
12

(法) 帕斯卡尔 / 著

李 斯 / 译



思想录



论思维方式与文体
人没有上帝的悲哀
论赌注的必要性
论信仰的方式
正义与结果的理由
道德与教理
永恒
象征
预言
耶稣基督的证明
奇迹



LES PENSÉES
Blaise Pascal

*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想录/ (法) 帕斯卡尔著; 李斯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4

(西方哲理精译文丛)

ISBN 7-200-05354-6

I. 思… II. ①帕… ②李… III. 帕斯卡尔, B. (1623~1662) — 哲学思想 IV. B565.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0351 号

思 想 录

SI XIANG LU

[法] 帕斯卡尔 著

李 斯 译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科普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889×1194 32开本 8.875印张 174千字

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200-05354-6

B·100 定价: 19.00元

Blaise Pascal

LES PENSÉES

► Léon Brunschvicg

Blaise Pascal, Pensées et Opuscules

Librairie Hachette. 1912

译序

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是一篇护教之作。为基督教的辩护自基督教诞生之初即已开始。从哲学层面来说，自护教学者游斯丁始，经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几十年反复的推敲，再由经院哲学的登峰造极者阿奎那以毒攻毒式的辩说，发展到现代的希望神学、解放神学、过程神学等五光十色的基督教护教运动，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已经远远超出其宗教意义，成为现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帕斯卡尔的基督教申辩是基督教发展过程中面对以蒙田为代表的怀疑主义在日心说和地理大发现等现代科学萌芽之后，以理智觉醒的名义向基督教提出严重挑战的关键时期的中继加油站，其申辩助记笔记《思想录》本来有可能改写启蒙运动与理性主义思潮在法国和欧洲的发展历史，假如他这部 14 章共 924 节文字果真按计划形成长达数百万字的鸿篇巨制的话。可惜他英年早逝。

帕斯卡尔是世所公认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也是法国知名的哲学家和散文家，他全身心投入基督教教义研究的时间并不长，这是《思想录》中所含精华尤为独特与难能可贵的根本原因。

在 17 世纪中期一批欧洲现代科学创始人当中，帕斯卡尔由科学转向宗教的经历并非罕见。跟帕斯卡尔一样，同时期的牛顿对经典物理学及数学的全部贡献早在年轻时代就完成了（1664 年黑死病造成剑桥大学关闭 18 个月），牛顿中、晚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神学考证与炼金术的研究，共有上百万字的神学

论证和 60 余万字的炼金术著作。在死后发表的《论丹尼尔预言及圣约翰的天启录》一书中，牛顿利用自己无比强大的数学运算能力，计算出罗马教堂会在什么时候成为先知丹尼尔眼中的第 4 只野兽的第 11 只角。从炼金术的角度看，这恐怕只能用走火入魔来解释了。比牛顿稍早几十年并且为他铺平了地心引力理论道路的开普勒，最后竟诉诸占星术以回报神圣罗马国王鲁道夫二世给予他“皇家数学家”的奖赏。稍晚几十年的“现代化学之父”拉瓦锡，假如不是因为忙于承包税收并使用极端手段索取税款而在巴黎圣母院断头台落入共和党人的刀俎，保不准也会把他的氢、氧发现成果归功于神授智慧，进而使自己的化学研究转向难以预测的方向（《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海南出版社）。

更让人称奇的是，帕斯卡尔作为当世一流的科学家，竟然是以目击奇迹而转向宗教的（其妹在罗亚尔修道院的腿伤被据说来自耶稣荆冠的一根棘刺当场医好），并且由此契机而接触到冉森派理论。感叹之余，我们似乎又可以揣测到帕斯卡尔突然转向宗教的深刻根源，同时也好像能够明白为什么他把奇迹当作论证基督教合理性的重要依据。千百年来，围绕基督教的信仰与理智之争从未有过停息的时候，其根本原因是，在人生与自然世界的沉沉黑暗中，理智缓慢、不可靠而且盲目的摸索并不能给予人类以真正贴切、确信的指导，我们诉诸信仰，我们不断地更改和超越上帝的概念，希望能够往理智这一只永远无法灌满的杯子里注满美酒。但是，理智与信仰之间的角力，是人生荒诞的另一明证，人被莫名的命运抛撒在时空连续体的任一盲点，同时人又像自咬



其尾的蛇一样试图弄清楚个中道理。胜负难分，两相权衡的时候，奇迹的力量就必然显示出来。迟至1988年，还有关于都灵圣布的现代奇迹出现。加拿大科学家里昂西奥·加沙-瓦尔迪斯博士剥离耶稣裹尸布上的“生物塑料涂层”，并经过反复多次的碳14元素测定后发现，都灵圣布上有包含人类DNA的血渍，并根据线索证明了耶稣蒙难的诸多细节。该发现成果震动了全世界科学家并引起教皇保罗的注意（里昂西奥·瓦尔迪斯，《上帝的DNA？》，戴波得依出版公司）。然而，据此不是可以推断出上帝的DNA了吗？人类理智要面临的挑战的确未有穷尽之时。

跟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一样，帕斯卡尔早年相信“几何学方法是最可靠的”，但跟走向泛神论的斯宾诺莎不同的是，帕斯卡尔晚年强调，直觉优于演绎，宇宙的真谛只有通过直觉才能洞察到。《思想录》中关于几何学缺陷的论述是相当有趣的，它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帕斯卡尔甚至牛顿等人抛弃理性走向神学的根本原因是理智自身有莫解的谜团。

然而，基督教教义自身的证明却是更为棘手的事情。一般来说，这些问题可归结为（相对上帝全知、全能、全善的前提）：（1）恶的来源问题；（2）自由意志问题；（3）《圣经》解读问题；（4）创造和被创造的问题；（5）上帝造人的目的和方法问题；（6）人死以后的去向问题等。在神学研究问题上，帕斯卡尔属于半途出家，他在《思想录》中主要以奇迹和预言（Typology）论证基督教的唯一合理性。这种技术上的象征学诠释法非自他始，亦不以他为终，而且在原罪流转等教理上，他还



在书中公开表示疑惑，这是他被人怀疑为异端的一个原因。但是，重要的不在于帕斯卡尔在神学论证上有多深的功夫，或者多么不同于凡人的见解，而在于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如何为自己转向神学寻找理论上的辩解，这是我们现代人应该会产生兴趣的。

简约地说，人类以约 2200 平方厘米的皮层和约 140 亿个神经元去理解无限和全体，这无论如何都是一项冒险的事业。革兰氏阴性菌可能构造出了一个比我们人类壮观宏大得多的宇宙，我们不妨在黑夜里听听它们对着愚蠢的阿米巴发出的骄傲的狂笑，但千万不可因此而回顾人类自身，否则我们便会堕入自轻自贱的窠臼，或者预测自己最后会比什么也不知道的动物死得更痛苦。帕斯卡尔和无数先贤圣哲为我们列出了脑力锻炼的例题，我们应该为此心存感激，我们对待现代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分合也许应该抱同样的态度。人类在荒诞中与自己的影子搏斗，等他明白不应该如此的时候，生命已经走完大半，我们当然也不能否定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所说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未来的科学会纠正自己的错误，到那个时候，生命就更聪明了，同时也会默默地离开，因为它明白自己已经走到了尽头。”

本节译本根据登特及杜顿出版公司的特洛特尔夫译本做节选后译出，因无法与原版对照，个别模糊不清处参看了何兆武前辈的译本，在此表示感谢。因时间仓促，可能存在错漏误译的责任全在本人。

2003 年 10 月 25 日于武汉



目 录

译序 / 1

艾略特: 导读 / 1

第一章 论思维方式与文体 / 16

第二章 人没有上帝的悲哀 / 30

第三章 论赌注的必要性 / 74

第四章 论信仰的方式 / 97

第五章 正义与结果的理由 / 110

第六章 哲学家 / 124

第七章 道德与教理 / 140

第八章 基督教的基础 / 183

第九章 永恒 / 196

第十章 象征 / 212

第十一章 预言 / 219

第十二章 耶稣基督的证明 / 226

第十三章 奇迹 / 242

第十四章 附录: 论争片断 / 259



艾略特：导读

初一看，关于布莱斯·帕斯卡尔，关于他的声名建立其上的两本著作，能够说的一切话似乎都已经说过了。他的生活细节已全部为我们所知，预计能够知道的都已经知道了。他在数学与物理学上的发现已经多有提起，他的宗教情怀以及他的神学观点已经得到反复讨论，他的散文风格已经被法国评论家分析得无微不至。可是，像帕斯卡尔这样的作家，将会，也一定会为每一代人反复研究。变化的不是他，而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对他的理解有所增进，而是我们的世界在发生变化，我们对待世界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人类对帕斯卡尔及他那个境界的思想家的看法，是人性历史的一个部分。这就指明了他永恒的重要性。

帕斯卡尔生活中的事实，就这本《思想录》的一篇简单引言必要的范围来说，简略如下。他于1623年出生在奥弗涅的克莱芒。他的家族属于家道殷实的中上层阶级。父亲是一名政府官员，去世的时候给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留下了足够大的一笔遗产。1631年，他父亲去了巴黎，几年之后在鲁昂谋得另一份政府官职。无论他生活在什么地方，其长子看来总能够与社会上层打成一片，并善于交结科学与艺术圈子里的名人。帕斯卡尔完全是靠父亲在家里

教育起来的。他特别早熟，的确是太早熟了，由于儿童与少年时代专心于学习，竟然损害了身体健康，他三十九岁便早逝，不能说与他早年过度勤奋没有关系。虽然没有留下什么难以相信的惊人故事，但他是个神童，尤其是在数学上特别早熟。他思维活跃，而非累积型，从早年开始，他便显示出一种凡事自己寻找答案的气质，这跟克拉克-麦克斯韦和其他科学家的特征是一样的。关于他晚年在物

思考/思辨/思索

精译文丛



理学上的一些发现，这里就没有必要提起了，我们只需要记住，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之一，他做出科学发现的时代，大多数科学家还处在学徒阶段。

老帕斯卡尔叫埃迪安，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约在1646年，他偶遇教会里面一些从事宗教复兴运动的代表，那个运动后代称为冉森派运动。冉森派是以伊普雷主教冉森尼乌斯的名字命名的，他的神学著作被看作是这个运动的起源。这个时期一般被人们论述为帕斯卡尔的“第一次转意归主”。但是，对于这个时期的布莱斯·帕斯卡尔本人来说，“转意归主”这个词稍嫌语气过重。那个家庭向来都是虔诚的教徒，小帕斯卡尔虽然专心于科学方面的工作，但看来从未因不信教而感受到任何痛苦。之后，他的注意力当然转移到了宗教和神学方面的事务，但是，“转意归主”这个词只能够应用到他的两个姐妹那里——姐姐已经是佩里埃夫人，尤其是妹妹雅克琳，她当时已经在构想以宗教生活为自己的职业了。帕斯卡尔本人根本无意于弃绝世俗生活。父亲于1650年去世后，有着惊人性格力量和性格之美的少妇雅克琳准备立誓出家修行，到波特-罗亚尔修道院去当一名修女，但她的愿望有一阵子没有能够实现，就是因为她兄长反对。他的反对出自纯粹世俗的

考虑，因为她可能将遗产移交修道院。但是，如果她与他生活在一起，他们合并起来的财产就使他有可能生活在更接近于自己品位的那种消费层次上。事实上，他不仅仅喜欢与上流社会打成一片，而且还置办了一架马车和好几匹马——曾有一个时期，他的马车前面套着六匹马。虽然从法律上说，他并无权阻止妹妹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处置她的财产，然而，可爱的雅克琳在得不到其兄心甘情愿的赞同时不肯那么做。修道院院长梅厄·安吉利卡本人就是这次宗教运动史上的著名人物，她最终说服这位年轻的修女不带财产就进入修道院，然而，由于她的心意没有得到满足，雅克琳一直郁郁寡欢，最终她兄弟还是转变了态度，变得温和起来。

就目前所知，帕斯卡尔在这个时期所过的世俗生活，很难冠以“挥霍”这个用词，当然也不能用“放荡”这个词。就连赌博对他的吸引，主要也是为了能够进行数学上的或然性研究。看起来他过的那一种生活，就是任何有教养、有名望和有独立经济来源的知名人士所过的生活，而且认为自己是为人笃实和讲求德行的楷模。虽然他考虑过婚姻的事情，但并没有一场情事摆在眼前。然而，由波特-罗亚尔的那个宗教团体所代表的冉森派，从道德上说却是教会内的一个清教运动，它的行为标准至少跟英国或美国的任何清教主义门派同样严格。帕斯卡尔生活中这一追求时髦的时期，对于他的发展来说却是相当重要的。这一段生活经历扩充了他对人的理解，纯化了他的品位，他成为一位饱经世故者，然而从来没有失去自己已经掌握的东西。把全部心思转到宗教上以后，他的世故便成为素质的一部分，而这部分素质对于他的作品的价值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帕斯卡尔/著

帕斯卡尔对社交生活的兴趣，并没有使他从科学研究中分心，这个时期在他极其短暂和忙碌的一生中并不占太

大空间。一方面，熟知了这样的生活能够给予他的教训以后，他对这样的生活产生了很自然的不满意，另一方面，他圣洁的妹妹雅克琳对他产生了影响，同时，由于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糕，不断增多的痛苦也使他越来越远离那个世界，转而思考永恒的问题。1654年，就发生了所谓的“第二次转意归主”，但也许只应该简单地称为转意归主。

他把自己的神秘体验记录下来，经常带在身边，他死

思考/思辨/思索

精译文丛



之后，人们发现这个笔记就缝在他穿的外套上。事情发生在1654年11月23日，除非我们愿意否认所有神秘体验，否则，他的这次神秘体验的真实性是没有理由加以怀疑的。帕斯卡尔并不是神秘主义者，他的作品也不可归入神秘主义作品之列，但是，只能够称为神秘体验的事件，却经常发生在并没有成为神秘主义者的很多人身上。他不久之后即着手写作的一本书，《外省人札记》（Lettres écrites a un provincial），是就神秘主义展开的针锋相对的宗教论战中的杰作。我们已经熟知，他当时是处在极度恶劣的健康状况下得到上帝启示的，但是，常见的一件事情是，某种形式的疾病是极其有利的，不仅仅对于宗教启示，而且还对于艺术与文学的创作。思考过几个月或者好多年但没有进展的一篇文章，或许突然之间就显现出来，并可付诸文字。在这种状态下，大段的文字也许会创作出来，根本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修改。对于把自动写作当作文学创作模式来培养的做法，我并无好言。我怀疑任何一位作家能够培养这样的时刻，但是，体验过这种事情的人一定会有成为一种工具而非创作者的感觉。完全依靠这样的方法是不可能生产出杰作来的。但是，哪怕最高等形式的宗教灵感，也不足以描述宗教生活，甚至大受赞扬的神

秘主义者也必须返回到俗世生活，并且要借助理智才能利用日常生活中的体验结果。你不妨称其为与神性的亲密交谈，也不妨称其为思想的临时结晶。在科学能够指导我们随意地重复诸如此类的现象之前，它就不能够声称已经解释清楚了这些现象，而只能够通过它们的成果加以评判。

从那时起，直到去世，帕斯卡尔都与波特-罗亚尔的那个社团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妹妹雅克琳就是在这个修道院当修女的，而且先于他去世。当时，波特-罗亚尔的那个社团正在激烈反对耶稣会士。在冉森尼乌斯的作品中提出了五项主张，但在罗马被由红衣主教和神学家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判定为异端邪说，作为冉森派在虔诚宗教团体中的一个代表的波特-罗亚尔社团，因此而遭受了灭顶之灾，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这里不是评定那场激烈争吵和冲突的地方，从一位保持中立，既不是耶稣会士，也不是冉森派，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异教徒的天才评论人的观点看，对此事最好的叙述，就是圣伯夫的伟大著作《波特-罗亚尔修道院》。在本书中，专写帕斯卡尔本人的那些部分，是圣伯夫写过的最优秀的评论之一。足够引起人注意的是，改宗之后，帕斯卡尔接下来从事的活动，就是写这十八封“信”，这些信件从散文的角度来看，对于奠定法国古典文风基础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点既无争议，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过，无论是德摩斯梯尼、西塞罗，还是斯威夫特。他们都有引起争讼和辩论的局限：他们说服，他们引诱，他们不公平。但如果声称在《外省人札记》这本著作本身中，帕斯卡尔是在攻击耶稣会，那也是不公平的。他是在攻击要求放松告解标准的一个特别的诡辩学派，这个学派当然是在当时的耶稣会里特别盛行的，其中，西班牙人埃斯柯巴和莫林纳是最显耀的人物。他无疑滥用了引述的艺术，虽然这是一位处在辩论中的作家无



帕斯卡尔/著

可避免的行为，但是，确有一些陋习是他要加以辱骂的，而且他还把这种辱骂进行得非常彻底。他的《外省人札记》并不能称为神学著作。帕斯卡尔并不精通学术性的神学。如果有必要，波特-罗亚尔的神父会前来给予他帮助。《外省人札记》是所有时代以来最优秀的数学家之一的思想结晶，也是一位饱经世故者的思想结晶，他所诉求的不是神学家，也不是普遍意义上的世人，而是法国俗人

思考/思辨/思索

精译文丛



中有教养和教养不那么深的许多人，就是在这个人群中，这本著作获得了众人瞩目的成就。

在这个时期，帕斯卡尔从来都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科学兴趣。虽然在宗教作品中，他的写作速度很慢，也很痛苦，而且经常修改，但是，在数学研究中，他的思想看来却步态平稳，疾徐得当。一些发现和发明不费什么力气就在他脑海里跳出来了，在稍后这个时期的一些小小发明设计当中，巴黎最早的公共马车服务，据说就是源自帕斯卡尔的发明创造。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由于健康水平快速下降，加上头脑里思考着很多大部头著作，使他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留下来做别的事情。

我们称为《思想录》的这本书的构思，大约是在 1660 年。完整的著作本来将成为一部精心构造的基督教辩护著作，一本真正的《申辩》，也是一种《赞同文法》，全书摆出了可以说服知识分子的种种理由。前面已经说过，帕斯卡尔并非神学家，而在说教神学上，他有很多宗教学顾问可以求助。他也不能说是一位系统性的哲学家。他是一位有着巨大科学天赋的人，同时也是一位天生的心理学家和道德学家。由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他的著作也将成为他自己的心灵自传。他的文风脱离了越来越少的

个性特征，然而却还是私人化的。总起来说，他是一位有着强烈炽情的人，他追求真理的智性热情，由于他对人类生活的极大失望而得到强化，必须要找到精神上的解释不可。

我们应该把《思想录》仅仅看作是一本远远没有完成的著作的第一批笔记，按照圣伯夫的话说，那是一座高塔，砖石都一块一块摆起来了，但还没有加上水泥，结构也没有完成。早年，他的记忆力极好，想记住任何东西都能够记住，如果不是不断增多的疾病和不断加剧的痛苦，他本可以连这些笔记都不用记的。但是，拿起就算是目前这个样子的著作，我们还是发现，它在法国文学和宗教沉思录的历史上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

要理解帕斯卡尔利用的方法，读者必须准备好跟随一位有才智的信仰者的思想过程。基督教的思想家——我是指有意和认真地为自己解释导致自己产生信仰的那个顺序的一个人，而不是指公众眼里的护教者——是通过抛弃和消除来进行的。他发现世界是某某一个样子；他发现世界的品格是任何一种非宗教的方法无法解释的；在众多宗教当中，他发现基督教和天主教对世界的解释最让人满意，尤其是对人内心的道德世界的解释让人满意；因此，经由纽曼称为“强有力和同时存在的”诸多理由，他发现自己与道成肉身的教理不可动摇地联系在一起。对于不信教的人来说，这个方法看上去是虚伪的，也是荒谬的。一般来说，不信教的人在为自己解释这个世界的时候并无特别麻烦，也不会因为世界的无秩序而感到极大不安；按照现代的话说，他一般来说也不会特别关注“荒谬的价值观”。他不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某种情感上的状态，某种性格的发展，以及可以在最高意义上称为“圣洁”的某种东西，由于天生或通过考察知道是好的，那么，对世界的满意解释一定是一种将会承认这些价值观的“现实性”的解



帕斯卡尔/著

释。他也不会认为这样的一种推断是可接受的。按照一种说法，他会根据他的布料对自己的价值观加以裁剪，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价值观并无太大价值，不信教的人是从另外一端开始的，并且经常是以这么一个问题开始的：人类单性生殖的例子可以相信吗？他认为这样就直接进入了问题的核心。现在，从整体来看，帕斯卡尔的方法对于基督徒来说是相当自然和正当的。而对立的方法，就是伏尔

思考/思辨/思索

精译文丛



泰所采纳的那种方法。我们有必要记住，为了反驳帕斯卡尔，伏尔泰已经一劳永逸地拿出了这一类辩驳的类型，后来反对帕斯卡尔的《为基督信仰的申辩》的人，除心理学上的一些不当说法以外，并没有做出多少贡献。伏尔泰已经提出了不信教者的观点，比任何人表达得更清楚，到最后，我们就必须在两个观点之间为自己进行选择了。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帕斯卡尔的方法“从整体上说”属于典型的基督教护教者方法；之所以有所保留，是因为帕斯卡尔相信奇迹，这一点在他的推论中起了比预期至少会在现代的自由天主教徒中所起的更大作用。如果我们最初相信《福音书》中的奇迹是真实的，因而才去接受基督教，那么，接受基督教将会是妙不可言的事情；如果主要因为我们相信更近的奇迹会是真实的才去接受基督教，那就有些不太虔敬了。我们接受奇迹，或者接受某些奇迹，认为它们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在《福音书》的奇迹里找到了我们的信仰，而不是在奇迹里发现了福音。但必须要记住，帕斯卡尔对现代发生的一个奇迹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奇迹就是“圣刺”奇迹：被认为是从我主荆冠上取下来、一直保留到现在的一根刺，放到溃疡创口上，伤口立即就愈合。圣伯夫作为一名通医